

H  凤凰文库·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列  
uidao MARX



# 回到马克思

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三版）

张一兵 著

01403308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重大委托研究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F0-0  
15-3

H



凤凰文库·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列

uidao MARX



# 回到马克思

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三版）

张一兵 著



F0-0  
15-3



北航

C1721362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张一兵著

.—3版.—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11

(凤凰文库·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列)

ISBN 978-7-214-11310-8

I. ①回… II. ①张… III.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IV. ①B0-0②F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80715 号

书 名 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三版)

著 者 张一兵

责任编辑 戴亦梁

责任校对 王 溪

装帧设计 许文菲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http://jspph.taobao.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52mm×960mm 1/16

印 张 51.5 插页 4

字 数 672千字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11310-8

定 价 68.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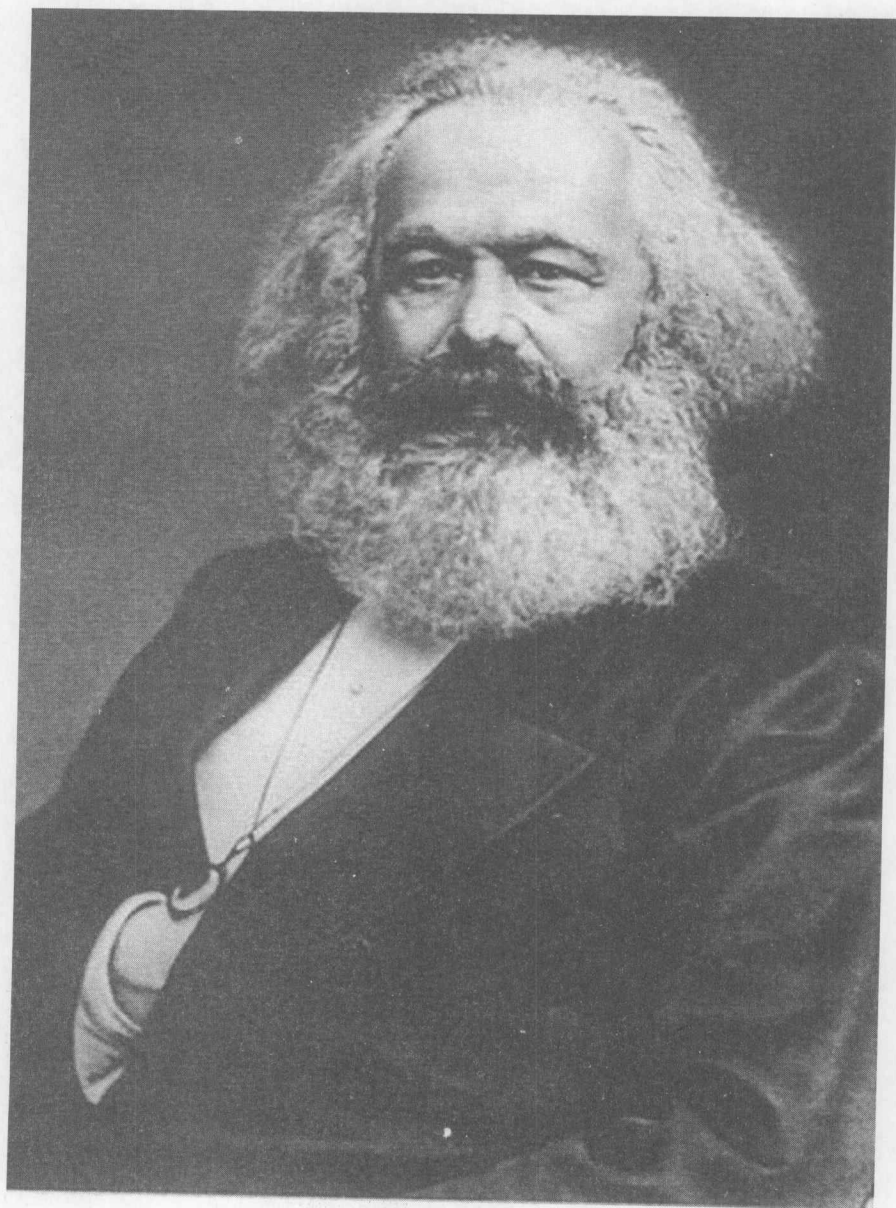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

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最新成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和历史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当代思想前沿、教育理论、艺术理论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马克思像



本书作者在特利尔马克思故居

献给我敬爱的父亲——张士诚



## 作者的话（第三版序言）

本书的日译工作由日本的中野英夫先生承担，他的学术专业是经济学。他也是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长期聘任的兼职研究员，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他利用在南京大学担任日语教师的闲暇时间，一字一句地将这本在中国学术界已经很难理解的书全部译成了日文。没有他自己的学术积累，没有他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深入了解，这是根本不可能完美实现的一件难事。在他的身上，我也看到了日本学者的严谨和专注精神。为了能够较准确地理解文本的理论思想意指，他参加了在我们学科举行的许多学术研讨会，并且，这两年中，他几乎每周都会送来翻译中的疑问，然后在我们的共同探讨下，尽可能准确地实现一种学术思想从中文语境到日文话语的转换，其中，也纠正了不少我在文献引述和思想理解中的原有偏差。谢谢中野先生。还要特别感谢我的老朋友们，日本东京“社会思想史研究会”的星野智、吉田宪夫、忽那敬三、日山纪彦、石塚良次、小林昌人等六位先生，在本书的日文译稿

《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以下简称《回到马克思》）一书自 2009 年出版它的第二版之后，先后获得国家新闻出版署“2010 年度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日文版）和国家社科基金首批“2010 年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英文版）的鼎力资助。

交付出版社之后,为了保证此书的翻译质量和文献引用的准确性,他们专程从南京找去了六本中文原书,分工重新校译了全部书稿,从而使这一译稿的质量有了最重要的保证。本书的日文版将由广松涉<sup>①</sup>先生生前参与创办的情况出版社出版。2011年12月,我又专程赴东京与教授们见面,讨论翻译中存在的问题,并与出版社的编辑商定最终出版事宜。

本书的英译工作由远在美国的青年学者麦文彦(Thomas Mitchell)承担。文彦是我们学校与美国杨百翰大学学术交流项目的美方研究人员,他的学术背景为政治学,因为母亲是中国台湾赴美的学者,所以他有非常好的中国语言和文化的基礎,在南京期间,我们就这本书的内容、学科语境和每一章节的具体内容都进行了没有任何障碍的反复研讨,甚至对英文中学术概念的恰当表达都发生了争论和深入交流。在他回到美国之后,通过邮件,我会即时收到他的问题,为了更加直观地让我知道他的翻译进度,他几乎每隔一个月就发来他当下完成的全部译稿,并且他将每段中文原文和英文译文同时相隔相对,再用高亮突出他在翻译中有疑问的学术思想理解问题和没有把握的英文译句、概念。然后,我再逐一答复。这种细致的研讨和争论一直保持到译稿全部结束。谢谢文彦。2010年,哥廷根大学在收到我的译稿之后,由东亚系的施奈德教授在国际学术界聘请了几位同行专家进行审读,三个月之后,哥廷根大学的副校长十分兴奋地告诉我,几位外审专家都不约而同地给予了非常高的评

① 广松涉(Hiromatsu Wataru, 1933—1994),当代日本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思想大师。广松涉1933年8月1日生于日本的福冈柳川。1954年,广松涉考入东京大学,1959年,在东京大学哲学系毕业。1964年,广松涉在东京大学哲学系继续博士课程学习。1965年以后,广松涉先后任名古屋工业大学讲师(德文)、副教授(哲学和思想史),1966年,他又出任名古屋大学文化学院讲师和副教授(哲学与伦理学)。1976年以后,广松涉出任东京大学副教授、教授直至1994年退休。同年5月,获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同月,广松涉因患癌症去世。代表著作有:《唯物史观的原像》(1971年,中译本已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世界的交互主体性的结构》(1972年)、《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974年,中译本已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资本论的哲学》(1974年,中译本已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事的世界观的前哨》(1975年,中译本已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物象化论的构图》(1983年,中译本已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存在与意义》(全二卷,1982—1993年,中译本已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等。——本书作者第三版注。

价,目前译稿正进入英文审校过程。2012年11月,我又利用去德国讲学的机会,专程赴哥廷根大学出版社与相关编辑和英文审校专家 Dr. Corff 进行了研讨。哥廷根大学出版社将会很快出版此书。

也是在《回到马克思》的英文版和日文版的翻译工作基本结束之后,我停下了手中正在修改的《回到海德格尔》的第三稿,开始了长达一年多的本书中文第三版的校订工作。中文第三版仍然保留了原文本的基本学术构境质性和总体场境支点。有变化的地方是:

首先,在这一次的修改中,我补写了关于马克思 1843 年《论犹太人问题》的讨论,特别是集中改写了赫斯一节的内容。其中,包含了我对青年马克思与赫斯关系的一些新的想法。此外,在全书修订的过程中,也有一些少量观点上的改写和文献补充。

其次,这次修订与前两版最大的不同之处是,我直接依照 *MEGA2*、*MEW* 版等德文原文重新校定了马克思文本在中译文转译中的一些再现细节,并且修正了一些过去在中译文语境中的明显误判。在本书第一版的写作中,我对 *MEGA2* 的文献引述基本上建立在先期的德文转译中文的基础之上,而这一次则是直接依据德文。同时也因为最近几年我正在为海德格尔的文本研究大伤脑筋,所以年过半百的我不得不为德文的学习付出了大量的艰辛努力。不过,现在看来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也是在这一次的校订工作中我才发现,原来自己十多年前“回到马克思”时所依据的主要文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中相当多数的文本,竟然多半是从俄文转译而来的。一些极为关键性的概念和范畴,都是基于前苏联专家在俄文语境中的理解之上的意译,比如,对理解马克思的哲学和经济学都十分重要的 *Vergegenständlichung*(对象化)一词竟然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 年手稿》)和《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57—58 手稿》)的不少地方都被误译成“物化”;而 *Gemeinwesen*(共同本质)一词则被译成“社会联系”;而有确定含义的 *Dasein*(一定存在)与 *Existenz*(生存)一同被混译为“存在”;马克思用以表征社会生活复杂关联性的概念群: *Band*(联结)、*Beziehung*

(联系)、Verhältnis(关系)、Zusammenhang(共同关联),Relation(相对关系)等不同概念则被简单混译为关系(联系),等等。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在中文第二版中已经得到修订,但也有一些没有改过来。从马克思哲学文本的中译文的具体讨论语境看,这些误译都已经导致了我们的传统汉译文本研究中对马克思思想理解中的一些误识(*Quid pro quo*),在这个意义上,我在本书第三版中的校订工作则具有了一种新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其三,在这一版的改订中,我还对书中所依据的马克思的主要德语文本进行了文献学的不完全词频统计工作,我将这项新开启的工作称之为学术文本词频统计学研究。

之所以会进行这项词频统计工作,缘起于与日本学者望月清司<sup>①</sup>的交道和教训。2009年,当我第一次在他东京的家中访问他的时候,已经86岁的望月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为了弄清楚马克思是否真的如布罗代尔<sup>②</sup>所言,“从来没有使用过资本主义一词”,他花了数月,一页页细查了马克思主要学术论著的全部德文文本,最后,终于在《资本论》第2卷中查到了马克思“唯一一次”使用德文名词状态中的Kapitalismus的出处,从而证伪了布罗代尔的断言。为此,他大大地兴奋了一下。并且,他后来在每一次的课堂教学中都让学生们去查找这一出处,“谁能查到这一出处,我就请他喝啤酒”。可是,从来没有学生喝到望月先生的啤酒。其实,当时我坐在他老人家的对面,脸上真是红一阵白一阵的,因为,多年以前,我在没有认真做文献学数据查询的情况下,就曾经很笃定地说过类似布罗代尔的话。日本学者的这种治学态度实在

① 望月清司(Mochizuki Seiji, 1929—),日本当代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望月1929年生于日本东京,1951年日本专修大学商学部经济学科入学,1956年就任同大学商学部助手,1969年晋升为该大学经济学部教授。1975年获得专修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并从1989年开始连任专修大学校长九年,直至中途退休为止。代表著作有《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1973)等。

② 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 1902—1985),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著名的史学家。代表著作有:《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949)、《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卷,1979)等。

令我汗颜,这也让我下决心认真重做一下这项原文关键词的检索工作。

开始,我只是对望月先生在《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sup>①</sup>中所提出的马克思明确在德文中区分了市民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的说法存有疑虑,因为过去我们只知道马克思在 1840 年代至 1850 年代在德文中使用的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这一词组,在中文翻译中,通常译者会依马克思文本的不同语境将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分别译为“市民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可是从来没有听说马克思真的直接使用过两个不同的德文词来界划这两个概念。望月先生的这一观点对于我们科学理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科学认识的形成具有极为关键的意义。有趣的是,望月先生在《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一书中竟然真的给出了存在于马克思文本中的两个不同词组,资产阶级社会(Bourgeoisgesellschaft)和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并将其与马克思后来使用的“资本主义的社会”(Kapitaliste Gesellschaft,望月先生执意要将此词日译为“资本家社会”)相对置。对于并不熟悉德文原文的中国读者来说,这似乎是我们只能接受的具有充分证据的文本事实。可是后来我经过长时间的仔细的文本查阅,终于发现马克思在其文献中对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和 Bourgeoisgesellschaft 这两个词组的使用并没有作出真正具有不同质性的区分,它们的差异仅仅是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出自德文,而 Bourgeoisgesellschaft 一词同为“资产阶级社会”,只不过此词由法语而来,而马克思只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第二卷中两次使用此词,而大部分使用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的开始,马克思开始使用 Kapitaliste Gesellschaft,而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一词的使用率逐步下降。这一研究成果大大地鼓舞了我,所以我开始将这种研究方式扩展到《回到马克思》一书第三版修订的全过程中。在开始,我完全是用手工查找,并分别使用过 Word 查询功能和 Adobe 系统中的 PDF 查询功能,后来在相关文献学和计算机专家的帮

① [日]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韩立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助下建立了独立的数据库专用的词频软件,从而真正完成了文本词频统计的科学化。我深深地体会到,文献学词频统计工作的意义在于,通过基于德文文本中马克思学术关键词的消长波动情况的历史流变状态的分析,我们能够发现马克思学术话语实际运作的的第一手思想构境细节,这使我们对马克思不同时期思想状况的质性认定获得了坚实的客观文献基础。可以说,我从中获益良多。

我们知道,词频统计方法是文献计量学(Bibliometrics)的传统分析方法之一。所谓词频(term frequency, TF),就是指在一份给定的文献中,某一个给定的词语在该文献中出现的次数。词频统计则是研究者根据一定的研究目的,运用统计学的方法,从不同的文献文本(如网络引擎、报纸杂志、历史文件、档案记录等)中搜集所研究问题的核心词汇,在进行特殊的编码之后,据以进行定量词频分析的方法。在文献计量学研究中,研究者通过词频统计分析,可以对科学研究某一领域的发展趋势、语言习惯的演进和各种社会现象的变化等问题进行定量研究。我在与文献学相关专家的交流中得知,这一前沿性方法的使用对于推动整个文献情报学方法论的提升有着重要的意义。正是在这个重要的科学前沿的基础上,我提出了所谓**文本词频统计**,这是指统计一个思想家在其经典文本的母语原文中权力话语结构中的支配性概念或范畴出现的频率,并将其与不同时期中发生重要思想变异的文本的词频统计结果进行历时性比较研究,并且在二维词频图上以可直观的曲线图标识出来,以达到对已有文本学分析的数据支持。词频统计之所以必须建立在文本母语中,是因为在语言翻译转换中,新的翻译文字已经在一个陌生话语体系中被重新构境。在我看来,词频统计本身并不直接产生文本分析的结果,而只能是对深度文本学研究进行辅助说明的一个实证科学的工具性手段。在目前已经完成的《回到马克思》一书的第三版修订中,我依据MEGA2和其他德文原始文献的全文数据库,对马克思在不同文本中重要学术关键词的出现和消失、增多与减少情况尝试进行了一定的文献数据统计工作,说实话,这种文献计量工作使得我自己原先的文本学研究

有了一个全新的思考维度。

这里,我再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即《回到马克思》一书中我所坚持并发展的由孙伯鍨教授首先指认的马克思的“两次转变论”。1970年代末,当前苏东那种目的论和平滑进化论式的思想史模式还占主导地位的时候,青年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被确认为一次转变,即哲学立场上从唯心主义向辩证唯物主义的转变,政治立场上从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通常,人们将青年马克思这一思想转变的时间节点置于1843年,由此,马克思写于1844年之后的大量文本则被直接指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固然其中也被指认出一些“不够成熟”的地方。而孙老师则第一次明确说明了马克思思想进程中1843年的那次转变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时刻,在这里青年马克思1845年3月以前的思想发展进程本身被具体地一分为二:“其一是从1837年加入到青年黑格尔派哲学阵营一直到1843年夏天以前,青年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主要受到经过青年黑格尔派改装过的黑格尔哲学的影响,这在他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差别》以及《莱茵报》时期的一系列文章中得到反映;其二是当青年马克思思想遭遇现实问题而十分困窘的情况下,他通过以法国大革命为重心的历史学研究,并在魏特林、赫斯和青年恩格斯等人的影响下,发生了第一次(并不是自觉开始创立马克思主义)重大思想转变,即从唯心主义转向费尔巴哈式的人本学唯物主义,从民主主义转向一般共产主义(不是科学社会主义)。与这一时期相关的文本包括青年马克思在1843年夏天以后写下的《克罗茨纳赫笔记》、《德法年鉴》时期的文章、最初研究经济学的《巴黎笔记》,以及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完成的著名的《1844年手稿》、《神圣家族》、1845年3月写下的《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以下简称《评李斯特》)的手稿。而第二次转变则是在《评李斯特》一文中初见端倪,并发生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完成于《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致巴维尔·瓦西里也维奇·安年柯夫》(以下简称《马克思致安年柯夫》)和《哲学的贫困》的真正自觉创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革命。

这种转变是一次格式塔式的整体转换,而不只是一个量的渐进过程。只有在这时,马克思恩格斯才第一次确立了实践的新唯物主义哲学视界。这不是什么哲学逻辑体系,而是一种活的科学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只有在此时,马克思恩格斯才真正创立了科学的社会主义。”<sup>①</sup>

我们已经知道,与孙老师的观点看起来相近的观点还有 20 世纪 60 年代法国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的“断裂说”。<sup>②</sup> 阿尔都塞着眼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不同特点的深层理论结构(“问题式”,即提问的基本方法和逻辑结构),从而指认了存在着以 1845 年 4 月马克思的《提纲》为分界线的两个马克思,即处于人本主义意识形态逻辑框架中的青年马克思与作为创立了全新科学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与此观点相接近的还有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广松涉的论点,即 1845 年 4 月马克思从异化逻辑向“物象论(Versachlichung)”逻辑的转换。当然,广松涉的观点由于受到海德格尔和当代其他思潮的影响,因而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理论变体。<sup>③</sup> 与他们二人的观点不同,孙老师并没有将发生在 1845 年的青年马克思的思想转变视为一种简单的断裂,所以他更精细地指认了《1844 年手稿》中实际存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逻辑:其一是从工人的先验类本质——劳动出发,将社会历史(主要是现代工业文明)视为人的本质之异化和复归的过程的人本主义隐性唯心主义历史观构架,这是支配着此时青年马克思哲学的主导理论框架;其二是在马克思真实地接触了无产阶级实践和经济学史实之后,不自觉发生的一种新的从历史客观现实出发的理论逻辑。在 1844 年至 1845 年 3 月间,这两条理论逻辑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相互消长之中。我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更仔细地从事本学解读的视角进一步说明了孙老师的观点。在这里,我就用自己新近进行的学术话语关键词的词频统计数据来提供一个新的文献学证据。

① 参见本书正文,第 8 页。

② 参见[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参见拙著《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3 年版。

③ 参见本书正文,第 6—7 页。



从我新近完成的基于德语原本文的学术关键词的频次统计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 1845 年马克思思想发生第二次转变中,人本主义哲学话语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交接在主导性概念频次图上所发生的多重“断裂性”峰值,比如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以下简称《穆勒笔记》)和《1844 年手稿》中作为权力话语关键词的 Entfremdung(异化)、Enttäusserung(外化)和 Gattungswesen(类本质)三词,分别从高值 25/150、27/99 和 0/16,突然在《评李斯特》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降低为 0<sup>①</sup>/负 17(即否定性的引述,其中直接他引 4 次)、0<sup>②</sup>/负 3(其中直接他引 1 次)和 0/0(参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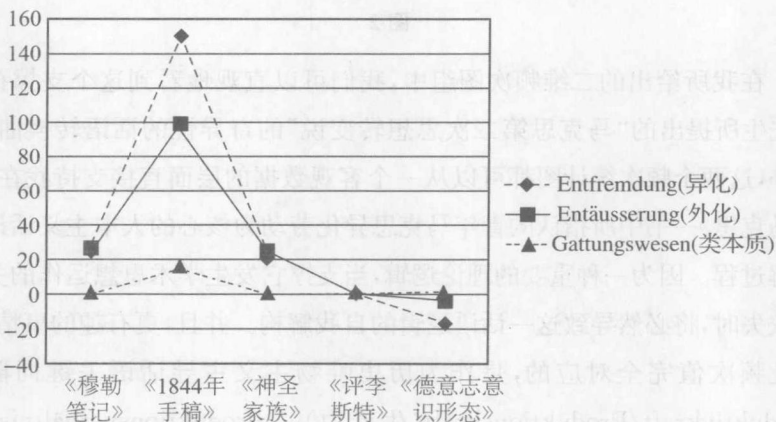


图 1

而在《1844 年手稿》中作为正面肯定的 Humanismus(人本主义)则从相对高峰值 8 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低谷峰值负 13(即作为批判对象的指称,参见图 2)。

① 《评李斯特》中唯一一处使用“entfremden”,是讨论现代工业“主要加工外国的原料,并且以外贸为基础,工业就同国内基地相脱离(entfremden)”,而并非在“异化”的哲学意义上使用这一词语,故不计入统计。

② 《评李斯特》中唯一一处使用“enttäusseren”,是讨论谷物出口“使谷物价格服从于外部的偶然情况,使国家完全外化(enttäusseren)”,而并非在“外化”的哲学意义上使用这一词语,故不计入统计。